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六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六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繡像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卽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異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紅樓夢卷六十六終

紅樓夢卷六十七

第六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藏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癡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

小了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爲甚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思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走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

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尙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跟道士

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偕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

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况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誤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運了兩

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曖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了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甚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

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無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

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胭脂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

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爲甚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干

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甚麼氣傍邊紫鵲將嘴向牀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的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爲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爲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牀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甚麼叫甚麼名字那是甚麼做的這樣齊整這

是甚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偕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偕們東西偕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輪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

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帳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

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髴鬚鬚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眾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怎麼没人

治他一下子眾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眾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甚麼好東西不過是這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

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甚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着坐到底好此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

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買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了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

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
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
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樣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
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敢服呢怪不得老太太
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
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
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
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
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
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

語道這個又算了個甚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
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
將眾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
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揆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
我到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
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
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
知說了些甚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甚麼大事的是的姑
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甚麼事實釵聽了也自己納悶
想不出鳳姐是爲甚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偈

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

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牀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啣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

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彈子在那裡揮甚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痕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啣嚙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啣嚙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他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多了襲人追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

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啣嚙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娘姑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你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甚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看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

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牕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牀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

靠着你一個照着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

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牀傍邊讓襲人坐下

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說兒

只見一個小了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

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

只見兩三個小了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

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了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說的不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了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甚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

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了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里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干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與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

同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帳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不想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膽子進來

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這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甚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甚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

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甚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

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欺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甚麼恕不恕了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偕們都是死

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甚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道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惱笑了兩邊的了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便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

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了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命道誰和

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甚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沒一事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甚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看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

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甚麼新奶奶等着賞你甚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甚麼時候叫你你甚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

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了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評曰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結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接敘但音接連直寫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却先敘薛

蟠酌客次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聞風紆迴曲折引人入勝

敘薛蟠酌客寶釵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媽口中逗起薛蟠娶親借鶯兒口中引起鳳姐聞風遠針近線絲絲入扣

酌客送物並非閒筆正是事事周到處寫鳳姐怒詰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副凶惡面孔一副畏懼形狀描畫入神丹青不及

紅樓夢卷六十七終

紅樓夢卷六十八

第六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甯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同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